



Undercover 秘密

[美] 贝丝·凯哈特 著 孙永华 译

Beth Kephart

自然并不是最神秘的事物
心之所在当获此桂冠

Undercover

秘密

[美] 贝丝·凯哈特 著 孙永华 译

Beth Kephart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秘密/(美)凯哈特著;孙永华译. 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1

ISBN 978-7-5321-4216-3

I. ①秘… II. ①凯… ②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47821 号

Undercover

© 2007 by Beth Kephart

Arranged with HarperCollins Children's Books, a division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.

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© 2011 by Shanghai 99 Readers' Culture Co., Lt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11-395

特约策划:邱小群
责任编辑:刘晶晶
封面设计:董红红

秘密

[美]贝丝·凯哈特

孙永华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信箱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6 字数 117,000

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216-3/I·3258 定价:22.00元

谨以此书

献给我的妈妈和爸爸，
感谢他们赋予我滑冰的天赋。

还要献给我的儿子

杰里米，

他才是这本书真正的作者。

第一部

我曾经见过一只雌狐和一只雄狐共舞。越过盖恩家的庭院，穿过树林，在那涓涓细流蜿蜒汇聚成泉的地方。那也是路的尽头。那天的地面上残留着积雪，湿软滑腻，树木光秃秃的；我戴着毛线手套。我沿着溪流行走，与溪水泠泠淙淙的声音相呼应的是鸟儿的鸣叫声，还有窝居的小松鼠的声音。然后，我看到狐狸们，就在坟冢下方，摇曳着小慢步舞蹈。我发誓，它们笔直站立，爪子握着爪子，脚掌黑俏，外衣火红。

在学校里，我不会把狐狸跳舞的事情告诉玛吉、戴维或者卡尔。我甚至不能告诉教授科学的史帕斯先生，因为他会斥之为无稽之谈。我的狐狸跳舞的故事是动物王国的故事，发生在两年前，八年级的第二学期，那时候我们都痴迷于光合作用。

我有一个姐姐，但是她整天阅读时尚杂志。我的妈妈也不关心森林。所以我闭口不谈狐狸跳舞的故事，直到现在我也不准备与其他人分享。这是我一个人的秘密。

我要泄露的另外的秘密是——我阅读天空的方式、我观看太阳的方式、微风的 42 种味道。人们从来不会留意这些事情，直

到一切都无法挽回，直到他们需要隐喻、明喻以此寄托自己的爱意。他们本不需要向我求助，但是他们不得不过来。他们知道我有求必应。

亲爱的桑迪，我会假装自己是乔恩，这样写道，我来到跑道上看你跑步，如同观看候鸟迁徙人字形队伍中的头鸟。你在我心中就是这样的独特。然后我把纸折叠起来，从我的自然收藏盒中取出一根羽毛放进去。第二天，乔恩会用自己的笔迹誊抄一遍，然后把它从桑迪储物柜的入口放进去，一个星期以后，我会看到他们——桑迪和乔恩，甜甜蜜蜜的——走过走廊。他的眼角下垂，就好像阴谋家一样。“嗨。”我打招呼。“咳。”他会嘟囔着回应。

对我来说很有趣的事情，其他人却看不到。例如：只有在薄暮之前才能看到探头的嫩叶，阳春三月，落日余晖将树枝染上紫色和浅绿色的光芒，蜂鸟眼睛里闪现着霓虹光芒，非洲菊在变成粉红色之前会先变成黄色。你看，自然有其自身的思考方式。她很神秘，而神秘是很浪漫的。

亲爱的罗莉，我写道，昨天晚上，我打开窗户，一只萤火虫飞过。光芒灿烂，但是我心里满满的都是你。爱你的马特。

二

我的妈妈和我的姐姐完全可以成为电影明星，原因是这样的：她们是同一类人。丝滑的金色头发明亮柔顺，肌肤无瑕细腻，眼睛是迷人的绿色。作为人类，她们永远是一丝不乱的。同样一条白色牛仔裤在我姐姐穿过两个月后，仍旧和新的一样。妈妈的百褶裙褶皱如新，仿佛是用尺子边缘比对着熨烫的。

我的爸爸在工作上成绩斐然，所以全世界都需要他。有时候在伦敦，有时候在巴黎、罗马，或者在芝加哥、纽约和波士顿。他会搭乘早上的最早航班离开，然后会在一两个星期后的夜晚回到家中。爸爸离开的夜晚我们会吃罐装的意大利面条。妈妈会敷着绿色护肤面膜讲电话，或者研究她的种子目录。而吉莉则摊开手脚，全身放松，躺在家庭活动室的沙发上，研究裙子长度和配饰。

爸爸终其一生都在关注一个被他称作观点的公司。它的标志很酷——嵌入一幅地图的眼睛——而他的事业，他是这样说的，关注前景，寻找、分享、运用、调节。顺便说一下，调节，是展望未来的词汇。

我遗传了爸爸卷曲的赤褐色头发以及看起来敏锐的眼睛，我

传承了他那让人烦恼的小雀斑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我还遗传了他的双耳垂——一个耳垂紧紧挨着另外一个，好像是小写字母 w——在右边耳朵。这也是我从来不把头发别到后面的原因，也不必为耳环而烦扰。老实说，我有几条裤子、几双 Keds 鞋子，还有带帽子的运动衫，为坏天气准备的，毛线手套和套领毛衣则是为降雪季节预备的，T 恤和两件白色罩衫则是为闷热的夏季而备。

关于我们俩人，爸爸喜欢说，我们是秘密侦探，相对于世界观看我们，我们能更好地观察世界，关于这一点，我发誓，好处多多。例如：我在整个午餐时间都可以研究赛米·博尔顿的鼻子，而他从来都不会发现。如果我喜欢，我会画下轮廓图，在我的画下面写上标题：波科诺山脉^①。通过观察，我还知道某人正在为爱躊躇，或者因为渴望而情绪低落或者正准备转身逃跑。事实上：万物皆可入眼。

^① 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。

三

溪流在林间蜿蜒，穿过盖恩家的庭院，我追逐着溪流发现了那个池塘。那是十月初的一天，树叶反射出红褐色和金色的亮眼光芒。我认为在秋天橡树果会散发味道，我去树林验证我的理论，同时还要为卡尔做一些小事情，他要送给休一个新的大惊喜。你是阳光下的粉色石英，灿烂而鲜活，我灵感迸发，你是蓝鸫留下的羽毛。这些句子还不错，但是还没有达到我的标准。我仍旧需要灵感。

那一天，松鼠们在林间异常活跃，它们伸展四肢像炮弹一样掠过。在松鼠马戏团的上面盘旋着一只羽翼丰满的老鹰，它扶风直上，沿着河流振翅飞翔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决定让老鹰带路。我脱下鞋子奔跑，呼吸着秋天的空气，林间不时传来橡树果成熟崩裂的声音。

我没有看到那口池塘，直到我跑下一个小山坡，投身左边更茂密的树林，在蓝色云杉、橡树和槭树间穿梭，我走入树林深处，迎向那座消失已久的古老庄园——破败、残缺、只余下一片断壁残垣。一切尽入眼底，就是那口池塘，被一座繁花开尽、被遗弃

的花园环绕，花园里有一些开败的绣球花、几株五叶银莲花、几丛灌木，还有一些，用我爸爸的话来说，是明日黄花，错过花期的植物。池塘圆形的，安静、幽绿，水面下方浮游着看不清的东西，池塘的上方，就如同被剪出一片大洞的布匹，没有任何树木，只有天空和老鹰。踏过那座老旧的码头就可以越过池塘，码头的厚木板右边紧挨着单坡屋顶的小木屋，有着倒 V 型的屋顶和没有上锁的木门。

好一会儿，我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池塘。我分开灌木以便看得更清楚。我绕到码头入口，走过去，坐下观看。这时我看到了水面下方的女孩——白色的石雕女孩，肯定是有人把她搬到这里，扔了进去。她的脸上绽放着微笑，这个大理石女孩，好像她知道一些我永远不会知道的事情。没入水中的大理石大腿上放置着一本大理石图书；头发呈藻绿色；眼睛空白无神。她是如此完整，如此平静，令人赞叹。

事实上，这个池塘曾经归属某个人。它曾被挖掘、被修建。它曾被细心地修剪、照料、饰以雕像，它也曾经被已然碎裂的码头装饰——老旧的厚木板连接起来，可以站在上面钓鱼。这里还有一些最有趣的垃圾——好时巧克力包装纸，破碎的玻璃，成团的塑料麻绳，一个老旧生锈的钓鱼竿，一本腐烂的平装书。作为一个秘密侦探，你首先要做的不是探查什么，你只要知道如何处理你所发现的就可以了。

我坐在码头上，研究着那个女孩；我看向树间的一线天空，看

着正在不停巡弋、巡弋、巡弋的老鹰；我张开双臂，想象我能够自由翱翔。我想起在伦敦的爸爸，他正错过十月份最好的季节。他在离开之前说道，追寻改变的足迹，带回来告诉我，但是现在整个十月触手可及——每一种颜色，每一种味道，每一个声音。我希望把它们统统带回去，放进我的盒子里。我想将它们都送给爸爸。

列个清单，记录收藏在我的自然收藏盒中的宝贝：大海退潮时，在海边拾到的小小的螺纹贝壳。还有海玻璃^①碎片，对准太阳光看去能够散发出彩色玻璃的光芒。还有各种各样的岩石、鹅卵石、石头，还包括一枚漂亮的被我用刀子切割过的云母——把它当作水果一样削皮就行。蛇蜕掉的蛇皮，尽管沾满了灰尘。还有一个干干的莲花的外壳，摇晃它就可以听到沙槌的声音。种子和长长的豆荚。松果和芒刺。暴风中被吹落树下的空巢。树叶，松脆薄透。一只松鼠留下的尾巴尖。鸟儿的羽毛。我从来没有弄碎过的鸟类的叉骨。我及时捡起来夹在厚厚书页中的干花瓣。甲虫的尸体和没有生命的瓢虫。三枚绿色的蝉蜕。一堆橡树果，每个都带有帽子。几张浮云的照片。一枚空空的知更鸟蛋壳。

我的自然收藏盒不是鞋盒形状盒子，而是我在阁楼找到的老式帽盒。每一种东西都有单独的空间，空巢位于正中央，而鸟蛋壳则安放巢中。每次从床底下拿出盒子的时候，我都会十二万分地小心翼翼，从来不会蛮力拖拉。我从来不会摇晃它们，只有

① 海玻璃是在海滩或大型湖泊边发现的碎玻璃残骸，它们经过水流和砂石的打磨，表面锋利的棱角被磨平，变得非常光滑。

这样，里面的物品才能安然存放。自然充满力量，但是也很脆弱，你需要小心照看你所发现的。

亲爱的休，你的微笑像海边漂白的贝壳一样明亮。真挫。我可以做得更好。

亲爱的休，没有你在身边，空虚如影随形，如同破碎的鸡蛋。不。没有人会相信的。

亲爱的休，你完美无瑕，如同松果中的数学一样^①。稍微好一些，但仍旧不是最好的。

我感到很遗憾，爸爸在伦敦那么忙，而整个十月份，我所在的地方和这个池塘却是这样美好，至少在今天，完完全全归我所有。他说他曾去与大本钟聊天，曾漫步穿过伦敦塔，但是他会说，与发生在和糖槭树^②之间的互动相比，这些都不值一提。他说，他记不住颜色变幻的顺序，他希望我能告诉他，他记不得郁金香的叶子是否会跳过黄色径直变成红艳艳的颜色。

亲爱的爸爸，当我回到家我这样写道，真希望你在我身边。树木正在进行最盛大的演出。粉红色幻化成橘色，红色径直变成紫色，而一些树叶始终如一保持着最明亮的绿色。而今年你会最喜欢黄色的树叶，它们纯然如黄金。我想今年任何鸟儿都不愿意飞向南方，它们都想要呆在这样的美景旁边。

① 即斐波那契数列(Fibonacci series)，即1, 1, 2, 3, 5, 8, 13, 21……这个数列从第三项开始，每一项都等于前两项之和。斐波那契数列普遍存在于自然界中，松果上面鳞片的排数也是在斐波那契数列之中。

② 一种产于北美洲东部的槭树。

四

吉莉不是会停下来观看树木的人。她与卢修斯·朱尼尔一伙人形影不离，你把她们放到一起，就能开一个服装店。她们对服装样式的了解就如同我对文字的了解一样。她们走到哪里，就会给哪里带来一股微风。当我从中学升学之后，吉莉觉得很难堪——只有假装我不存在她才会觉得自在一点。我立刻心领神会。吉莉和我惟有在走廊里空无一人，只有我和她的情况下，才会相互打招呼，而这样的情况，从来没有发生过。我是一类人，而她是另外一类，我们不合拍。

我们年级的女孩也都与我保持距离，而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。我不会与她们厮混在一起，我不喜好八卦流言，我不会在学校戏剧演出中进行出色表演，顺便说一下，这个戏剧是指最后一个学年的《西城故事》^①。我甚至不会在某个聚会名单上邂逅某个人，因为我不会出现在任何人的花名册上。我甚至不奢望获得任何关注，自从在八年级玛吉和我决定不再做好朋友开始，我是我自己

① 《西城故事》(West Side Story)，美国戏剧作品，最早以音乐剧形式在百老汇和伦敦西区剧院上演，之后经过改编拍成电影并获得多项奥斯卡金像奖殊荣，成为最著名的歌舞片之一。

最好的伙伴。我是那种女孩，你会希望我成为你男朋友的科学搭档，即使我的照片偶尔荣登月度优秀学生榜，任何人也不会嫉妒。

在自助餐厅里，当我们倒掉盘子里的剩菜时，我将为休写的最棒的诗句悄悄塞给卡尔。铃声响起。在走向他之前，我先抬头四顾，确保没有人看到我们，而他甚至看都没有看一眼，就直接将我的诗句塞进口袋里。“谢谢，伊莉莎。”他嘟囔着道谢。

“不客气。”

“是我要求的样子吗？”

“你已经具备了成功的第一步，卡尔。万事俱备。”在铃声第二遍响起的时候，卡尔离开。我把手放进空空的口袋，走向另外的方向。

几天之后，我在柜子旁整理数学课上的东西时，我发现跟我一起上英语文学课的西奥·摩西站在我旁边。他什么都没做，只是站在那里，把手插在口袋里，用很尴尬的方式努力想要吸引我的注意。

“怎么了？”我最终开口问道，因为我觉得不说话杵在那里显得很奇怪。

“没什么事情。”西奥耸耸肩。

“那你自便，”我说道，“我要去上数学课了。”因为去数学教室要穿过一个方向的一整条走廊，然后转弯到另外一个方向，再走半条走廊，所以我关上储物柜，开始走路。“我不擅长数字，”

我对西奥说道，尽管我不觉得，一般不觉得自己需要做任何解释，“所以我要早点到教室。”

“等等。”西奥出声说道，他开始匆忙把左边肩膀的背包换到右边肩膀上，这样他就可以更快地穿过人群。他腰带的钥匙链上挂着一个毛茸茸的蓝色猴子，在他快速前进的同时，轻微地摇动。他把前额上短短的金色头发用发胶固定住，直直竖起，普通平常的右耳垂上戴着一枚金色耳钉。

“伊莉莎。”他喊道。我再次问他，“什么事？”而这一次他回答，“我听说——卡尔告诉我的——关于，你知道，纸条的事情。”

“关于女孩的问题，西奥？”我问道。因为我正好走到拐弯的地方，离数学教室只有半条走廊，而我们的时间却已经用完了，如同父亲所说，有时候你必须引领你的客户。现在就是这种情况，开门见山直奔主题。

“不是问题，”西奥从牙缝中吼出这几个字，这让他的声音听起来既尴尬又有些危险。我在想，他的头发多么像钉子啊？

“那么是一个机会？”我问道，我知道爸爸会这么问的。

“或许。”他回答。

“她是谁？”

“你不会告诉别人是不是？”西奥寻求保证，似乎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或者是血亲关系，好像我除了知道他是英语文学课的同学之外，还了解他更多的事情。我知道西奥是独生子。他玩长曲棍球，彪形大汉们的游戏。他有一群好哥们，还有一群女孩盲目